

陳敏銳



一、從蔣曉雲的「閒夢」說起

然而她通常是在對自己的憐憫與對他的不能釋懷中哭一場了事。但是，這樣也好，他們兩人這事無論如何也不能再往深一層想，因為想穿了，並沒有一個值得同情：兩個自私的現代青年，花了許多青春在口頭上談著精神戀愛，生活上各為自己的前程奔忙，摔跤的時候，怨人家不扶，却忘了本來並未攜手的。（「閒夢」·蔣曉雲）

「閒夢」是蔣曉雲新近的一篇短篇小說創作，全文略少於一萬兩千字，刊登於今年八月十、十一日的聯副上。

與郭良蕙、曹又方、季季、李劫、瓊瑤；等作家相較之下，當然，蔣曉雲是嫩綠深具豐蘊潛力的。然而，儘管引吭試啼、翹勝甫健，自「掉傘天」一文以降她的一些重要作品，都能出之以一貫的冷峻、揶揄的筆法，在其擅長的題材中鋪陳寫實却不鄙俗的格調，這已然喚起了我們的注意。

夏志清先生曾指出在西潮衝擊的轉型期文化型態之下，「中國過渡時期的戀愛方式」是「富於緊張、焦急、苦悶和各種悲喜劇的可能性」。王爾德則有句名言：「文學總比真實生活搶先一步」(Literature always anticipates life)為此，我們關心的是：到底，蔣曉雲小說中的男女感情展現的是什麼樣的境遇？

不同於李昂的以弗洛伊德的「性」單軌流於草率地來詮釋繁雜苦悶的人生，也不同於瓊瑤以飄忽閒逸的軟性呢喃來擬描蠟炬春蠶、纏綿至死的戀情，蔣曉雲執著地以「談戀愛和結婚是兩回事」的感情觀，義無反顧底多次在其小說中嘲諷周遭現實多變的愛情。

在今年七月二十日聯副「不若彼裙釵」一文中，蔣曉雲現身說法舉了四個男人負心的例子來驗證「愛情是會轉變的，尤其在有人遞補的時候，那種改變更是快得不得了」的說法，且強調「何等轟轟烈烈的戀愛，都一定會在生活裏死掉，死到連個泡泡都不留……」。隔不久，向以浪漫、溫厚著稱的楊子在「裙釵亦絕情」一文裏，亦以兩個女子背信的真实故事，來說明「男人負義的固然不勝枚舉，女子絕情的也比皆是。」二文對照併讀，令人浩嘆不

已。至此，耳濡目染經濟掛帥之工商文明的現代男女，其表現在愛情、婚姻問題上的態度，常只是如同追求利潤般的重實際與急功近利，已是叫人不得不承認的事實。

二、真有「不銹鋼」的愛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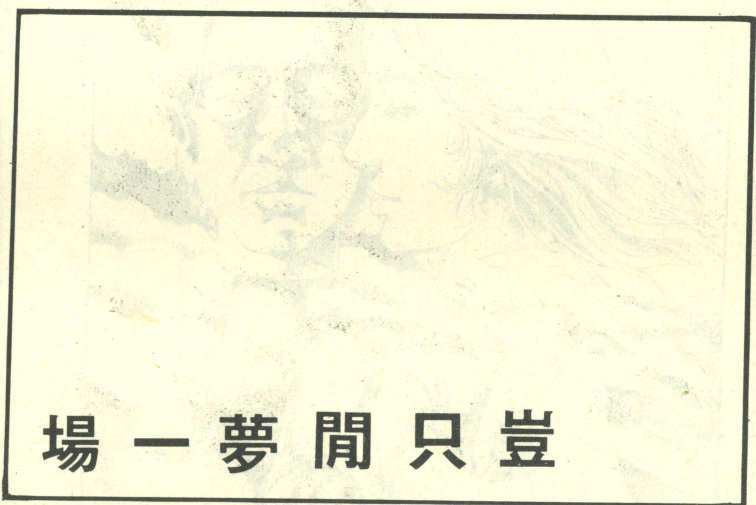
胡品清在「關於怯寒的愛神」中曾說：「大家都知道，古希臘的愛神邱比特總是弓與箭齊備而且有一雙飛翔的翅膀，但是赤身露體；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愛情易於在溫暖的輕裘中滋長，也可能在貧乏的寒風中凍斃的原因。無衣蔽體的愛神原是怯寒的。」僅祇是寒暑物理因素的變動就足以扼殺愛情，試問：當今光怪陸離的塵世，果真有那種不褪色、不生銹，直教生死相許的愛情嗎？

在關心這個問題之前，如果我們不能從本質上把「愛情」稍作精細的劃分，持論勢必失之偏頗。曾昭旭先生曾就哲學文化的觀點，主張「愛情」大體上可區分為：西方式的羅曼蒂克之愛與東方式的情份之愛兩種。

所謂羅曼蒂克之愛，常是小說電影藉以招徠觀眾的題材，基本上它主張生命的本質乃周流不息，任何瞬間都在變動，因而會有各種不同的表現。當男女雙方偶然相遇，彼此在生命表現的那一剎那間暗相契合，自然感通而起共鳴，於是就進入戀愛之中。質言之，羅曼蒂克之愛有四個特點：(一)於剎那間完成。(二)流動的，可以有各個不同的對象。(三)遠離現實的。(四)非道德的，無責任可言。由此可知，西方式之愛是起源於機緣的碰撞，不可強求也無法預期，同時因僅只是剎那之間的真實感通，所以是難落實於現世生活的，我們更無法留戀而求其

長久。

至於東方式的情份之愛則常側重於理性與意志的培養，其起始並不是生命自然交流而起共鳴，而往往是由一方半主動地表示感情，另一方偏於被動的接受，但到頭來却仍要雙方共同自覺地在連續的時空中互相迴應返盪，然後得以形成。換言之，情份之愛無需歸功於完



豈只閒夢一場

美的起始，它得經由自覺地努力培養而來，是踏實可以經久的，且在人的一生中只應有一次。無疑的，西方式之愛強調的是放縱與自由，而東方式之愛講的是穩定和安全。就如胡適先生所說的，歐美人先戀愛後結婚，故有「家是愛情的墳墓」之不良後果；中國人則先結婚

後戀愛，故情意綿綿，老而彌篤。西方式之愛就好比一鍋開水，結婚後逐漸冷卻；東方式之愛則是一鍋冷水，結婚後才慢慢加熱。前者易陷於有頭無尾，後者則流於無頭有尾。二者皆有所缺憾，所以爲了要使愛情能兩頭兼顧，既有好的開始，並且能綿延下去保有善終，曾昭旭先生認爲要依賴「德慧之愛」，方可奏效。這種完整而接近理想的「德慧之愛」，至少應合於以下兩個前提要求：

- 第一、要能放鬆生命，隨遇而安無罣無礙，俾體驗羅曼蒂克的純情戀愛。
- 第二、要求自我學養的充實，人格的獨立，俾面臨婚姻問題時能理智、冷靜地行使「選擇」的權利。

三、緣分與選擇

德慧之愛要求的是男女雙方在精神上的恒久相屬與整個生命人格的互相信任、開放、融通、合一。彼此間在溝通的歷程中完全沒有猜疑、顧慮、提防、自衛乃至小心翼翼。在這種接近理想的情況之下，感情的相互交流是暢通無礙的，彼此生命的實況也是明白相映而無蔽的。

在這樣的詮釋之下，婚前戀愛的意義，乃是不期然地相互發現一個可與自己相知相契相愛相惜的親近人選，結婚的意義則是相互承諾要求永恆地作這種溝通「相屬暨獨立，開放且融通」的努力。而婚後的整輩子共同生活，則是要將這種努力落實到一件件的俗事上，去尋求相互肯定、彼此珍惜的這份愛情的真實體現。

因此，在這以「發現一個堪愛的人選」爲

主旨的婚前戀愛階段，人若要找一個情人，但須正常地過生活便可，不必羅列條件，刻意挑揀，也不必栖栖皇皇，到處物色。若真要加上人為的努力，也只當設法使自己的生活層界全面拓展，人格修養、氣度見識的品質全面提高，以使自己具備更多「遇到有緣人」的機會。畢竟在戀愛的成立上，緣份是唯一的條件（當然也只是一種並無實質內容的虛條件）。

可是面臨終身大事時，我們又必須承認：結婚基本上是一樁出自「選擇」的行為，它不同於戀愛之多憑自然的機緣。至於作選擇的依據，則取決於雙方的種種條件，是否適合在現實層次上共同努力去發展這一份初生的愛。如果條件不合，豈得無奈地說「不」的。

我們之所以不應在戀愛時計較對方的所謂條件，在作結婚選擇時反而當有考慮，乃因婚姻並不只是一次生命的偶然感通，而更是一串不斷努力的永恆歷程。在利那的自然感通中，如同前面所講的，種種客觀因素皆非必備的條件，但在結婚時乃至婚後，它們却一一成爲雙方落實在紅塵俗世裏，彼此皆得坦承面對，努力溝通以謀同步、協調的主要課題。

如此，我們可以說：在婚前戀愛→結婚→婚後生活這三個階段中，愈在前面的，緣份的份量愈重，選擇的意義愈輕；愈到後面，選擇的重要性愈增，而緣份的色彩則愈減。

審視世上的婚姻愛情絕少「德慧之愛」，我們往往發現多數的人們並不了解緣份與選擇的意義，更不了解它們適用的分際。往往在應該靜待緣份翩然降臨的階段，却胡亂用許多無謂的挑揀干擾了自然的天機，以致永遠無緣嚐到羅曼蒂克的驚寵與喜悅。而在應該慎重地面對他的自我，以作莊嚴的結婚抉擇之時，又放

棄他應負的責任，只讓情緒或潮流或時間或形勢去安排一切。特別是到了婚後，最應該高度運用他那良知理性的選擇能力，去不斷肯定他們婚姻的眞諦，與實際疏解相互溝通的滯礙之時，人們更是無知覺也無耐心去作充分的省察與權衡；而只把婚姻當作一件既成的靜止事實（所謂生米煮成熟飯），任愛情在陰溝中逐漸



腐敗，這實際上即謀殺了一己的幸福。

四、明鏡心田處處有情

長久以來由於好萊塢電影和一些廉價小說的大量傾銷，無疑地兩性之間的愛情已然被披上商業文化的彩衣，其不時推陳出新的花樣，

在「廣告」這位精神暴君的大力襄助之下到處展示，用能鼓動風潮，受了號召的此間青年也無不趨之若鶩，爭先做仿。於是「少年不識愁滋味」的青年男女們，花了太多的時間和精神去體驗「人生自古有情癡」的境界，即令「爲伊消得人憔悴」亦毫無怨言。偏偏正如前面所言：羅曼蒂克之愛是可暫而不可久，可遇而不可求；情份之愛樸拙平淡好似一泓死水，毫無野趣；至於「德慧之愛」得先要求自我人格的獨立，不妄執、不放棄，絕非市井鄙夫所能體現，凡此種種猶如「蚊蚋想去叮咬鐵牛」也實在真叫我們爲難呵！

更何況，時下流行的戀愛形式，多不含蓄，往往鮮明而濃烈，無法不時處於凌越、割離、掙扎、撕裂等膠著狀態之中，因此多數同儕一談起戀愛，就像在從事一場並沒有充分理由的硬仗，不但透露了青春長期跋涉的苦悶，也塑造了煎熬的生命本質。

心理學家斯勃則格教授 (Edward Spranger) 曾說：「在青年期有許多事物根本就是供給心靈狀態的陶醉，或至少是供給迷糊。」難道，只有愛人的回眸一笑才動容，女朋友送的風鈴才動聽嗎？我們真要苦苦守住愛情，生命才有意義，人格才能茁長成熟嗎？

幸運的是，太多的哲學家、教育家、心理學家、社會學家不只一次地指出：人類原始的「愛」，本是無限而多樣的，它包含了一串連鎖相依却又能獨立自適的複合情緒，它可以投注於多重客體，且破除障礙鬱結打通內外杆格之後，更可直參天地造化，體現「宇宙形相皆爲我心御照」的至高境界。

所以，父母子女之愛、昆仲手足之情；眞理事功之愛、師友夫婦之情；甚至還有宇宙萬

物之愛、民胞物與之情，雖境界各殊，却無不投注自我，求與其它外在交感流通，冀求提昇，這當然處處散放愛的光芒。

朱子嘗言：「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儘管工商社會，緊張忙碌的生活，造成了芸芸衆生感性的麻痺與萎縮，然而對於一向注重心靈、氣質的中國知識份子來說，篤定與安祥的恢宏氣度，閒逸與幽默的坦蕩情懷，仍然是可長相左右的。只要我們不欺騙自己，吾人必須承認：在內在世界的發掘與經營來說，我們是祖產最豐的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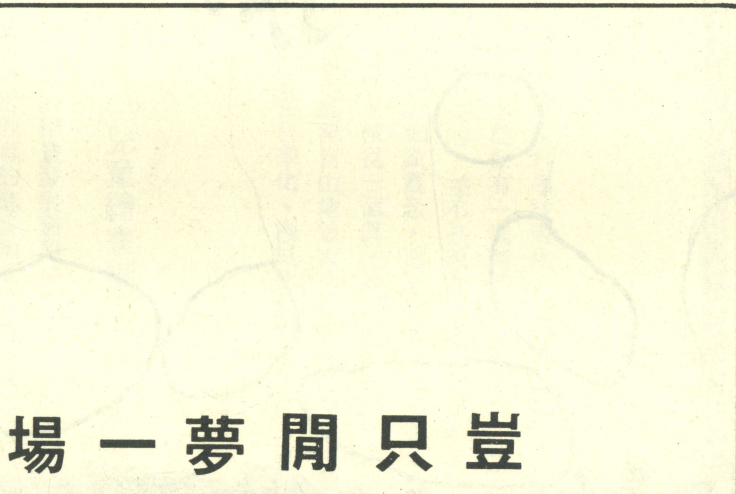
不管是儒家積極入世的熱情，老莊謙沖自然的精神，佛釋、游俠、仁宦等落落雲鶴、謾謔松風、皚皚冰雪的德操，在在皆值得我們怡情養性，反躬自省。

因此，一個明鏡心田，源頭有著活水的人，當然會發現這原是一個有「情」世界。花草、細雨、小狗、星星、一首歌皆可與起心靈的觸動，於「雪峰送碧，煙水涵翠」的清幽環境中，自然可以領受超塵脫俗的美感而流連忘返，於燕子斜陽來去，春花秋月的遞嬗之中，也能寄情天地，與時推移。所謂「樂貴自然真趣，景物不在多遠」，只要「天機清澈，胸次玲瓏，觸物皆有會心處」，如此又何必作繭自縛，執著一念，苦守狹隘的兒女私情呢？

五、豈止是閒夢一場

……他走了，丟下哭哭啼啼的她，自己帶上門走了。她好一會兒才覺悟，抱起兩大包信，趕到陽台上去叫他：「洪偉頌——」聲音淒厲地在深巷裡迴盪。

他用一隻手遮住陽光，抬頭看四樓上的她，另手揮揮算再會，又舉步前去。她忽然有一個跳下去的衝動，要血肉模糊的倒臥在他腳邊，教他悔恨終生。但是她沒有，她只是癡癡目送他走出了巷口，走得看不見了，就自己回至屋裡。窗外是正午的太陽，照得巷裡兩排整齊的樓房白花花，猶狗都不吠，好像多少年到了



豈只閒夢一場

此時也只是午後閒夢一場。（「閒夢」·蔣曉雲）

認真地計較起來，男女感情決裂的事例實在太多了，蔣曉雲不很冷靜地說：「女子可愛，就是至少在情感問題的處理上，能夠有情有義，即使分手，留下的亦是懷念，不是懷恨。」因此她認爲：同樣面對失戀時，男孩「不若

彼裙釵」。對此，楊子當然不全同意，有意平衡兩造地說：「裙釵亦絕情」。事實上，當情夢難圓時，真有必要苦苦「追究」究竟過錯在哪，責任歸誰嗎？

廣池秋子在一本「愛與勇氣」中曾說：「即或未能以世俗那種幸福的形式成爲眷屬，即使以悲慘的失戀收場，也比『從未愛過』不知好過多少。愛可以使人觸及彼此心靈的真實，給人快樂的夢想，也可以叫一個人努力著使自己變得更高貴、更美好、更充實。這種一心一意的溫婉的努力過程不就是一种可貴的收穫麼？」

我們則認爲：兩情相悅，發乎誠，止乎禮，不可虛矯逃避也不可強取豪奪。所以，如果眼前真是一條阻難重重的無望之路，我們也不當黏著其上，徒使雙方都陷於精疲力竭、奄奄一息，也不必無理取鬧，迫成離異甚至鑄下道德、良知、法律的罪狀，反而損傷了感通相愛之美。在此，人們應該是另待良緣，靜候一位既有機會自然相愛、又有適合條件在現實生活中去滋養此種愛苗的人的出現，然後共譜天籟良緣，白首偕老。「畢竟：世界有情，人生絕對不止是一場閒夢而已！」

本文主要參考資料：

- 一、閒夢 蔣曉雲（聯副 8.10.~11.）。
- 二、心理漫談 曾燕萍（三山出版社）。
- 三、情感與人生 薇薇夫人（遠流出版社）。
- 四、「緣份」與「選擇」的困惑（婦女雜誌 67.12月號）。
- 五、愛與勇氣 廣池秋子（純文學出版社）。
- 六、東方式與西方式之愛 曾昭旭先生講王挺熙記（北醫人報 76.）。
- 七、裙釵亦絕情 楊子（聯副 8.11.）。